

雷加研究

生活札记

雷加文学回忆之一

刘甘栗 编

2008 年 1 月

前 言

我去年退休，协助父亲整理文字和材料。

我的老父亲雷加，抗战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算是延安时代老一辈作家。他有数百册采访笔记，一律蓝皮薄本。我尤其惊异于延安时期的十数册能够历经长达数千里的徒步行军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竟然一直带在身上，从延安带到东北解放区，带到长白山上打游击，又带到北京，保存至今。他的采访笔记一册册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细读后发现每一页都有鲜活的故事和人物。这是他几十年来深入生活的记录，是他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但他的日记却是极其简单，寥寥数语，高度概括，既无情节，也无故事，且时断时续。无意中，竟发现了1956年在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工地和八十年代巡游北疆的几组日记，一反他的日记风格，不但详实，且富创意，仿佛极地探险，有尝试，有发现，富于独具一格的实践意义。我觉得，这是为记录这一段生活特别有意而写的。前两组日记记录了正值壮年的他在刚刚完成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之后又去紧追经济建设的步伐，深入到两个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一部分经历；后一组则记录了至今他仍引以为自豪的十分难得的北疆之行。加上陕北的一些放在他心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处理的农村生活的材料，遂萌生了将其汇编成集的想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90年沈阳师范大学康平教授出版了她的研究专著《雷加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重点在探讨雷加作品的学术意义。2001年，汇集雷加作品的评论研究和对雷加及作品的认识和思考，我把它们编辑成另一本“雷加研究”，取名《生活与美》（作家出版社），侧重点更多地放在对作家的研究上。作为一位现存于世为数不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历者，雷加一生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始终坚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执

着地讴歌新社会、新事物和新人；一生坚持写建设者，写劳动者，写社会的脊梁。他在延安曾下乡数年，在刚刚解放了的东北做了五年造纸厂厂长，并获得模范厂长的称号。解放后，他长期生活在工地、厂矿、林场、油田和大河大江流域，多次回到他梦牵魂绕的黄土高原，有时甚至只身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海岛和远洋渔轮。作家热爱生活，用尽毕生的心力去贴近生活去体验生活。这本小册子就是希望从这一侧面来反映一个作家的执着和追求。

刘甘栗

2008年1月28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 洛阳拖拉机厂工地日记

(1956年10月5日—11月12日)

附录一、创作目录

附录二、作品选录——《施工的灵魂》(小说)

第二部 三门峡工地日记

(1956年11月13日—11月27日)

附录一、创作目录

附录二、作品选录——《工地的早晨》(特写)

第三部 横断山脉科学考察(1960年)

考察活动记实《从冰斗到大川》(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记

附录一、创作目录

附录二、作品选录——《火烧林》(散文)

第四部 黑龙江之行日记

(1982年7月17日—)

附录一、创作目录

附录二、作品选录——《漠河》(散文)

《界江上》(特写)

第五部 陕北随笔——四十年代采访生活及回顾

漫步高原

放足委员

一个想当地主的人

采访地主

附录：

1、风光无限——文学回忆 雷加 文艺报

2、生活与美——雷加研究 目录 刘甘栗编
作家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3、来自百姓人间——雷加创作谈 目录

4、巍巍同志在纪念《讲话》65 周年讲话第一部分

第一部

洛阳拖拉机厂工地日记

(1956年10月5日—11月12日)

一九五六年

十月五日

今天到洛阳去。

中国作协上午把“临时关系”信送来。

同车厢是一位军人。桌上装茶叶的纸袋是警卫部队的保密信封。他到西安去，用纸片在喝水的茶杯上做了记号，又整整齐齐地铺好了床。

我的打火机电石掉了，他送我一块。

一夜没有睡好，活像闭着眼睛看电影。

十月六日

一路读《青年创作选集》。过了郑州，气候暖了。黄土高原，像积木一样的梯田，使我入迷，仿佛又回到了延安。

将近六时到达洛阳。这里三轮车很少，听说全市只有五十辆。六角钱雇车到市委。刚走几步车带撒气，车夫倒痛快，他说白拉我到这里，又替我雇了一辆架子车。原来架子车在这里是主要交通工具，但我不好意思坐，一直跟在后面走。

到了市委，很多人都来看我。传达室的同志领我到对面找行政科的人，路很黑，灰色的平房像兵营一样。行政科的人很亲切，张罗找洗脸水，我自然谢绝了。葛洛^①应先我而来，但我找不到他，只好介绍我到洛阳饭店去住。

门口有公共汽车，据说车上不准带行李，这次售票员很慷慨，

① 是河南人，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又在全国作协一起工作。

居然让我带着行李上去了。

饭店也没有人，都看戏去了。服务员把我领到四楼，四个人一个房间。其中一个年轻人，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出差来的。他正在写什么，灯光很暗，看不清他的面孔。

因为没有吃饭，出来拐过几个楼角，到了李家村。这里城乡刚刚结合，李家村也变成小城镇了。这里瓦斯灯辉煌耀眼，搭起无数竹帐篷，合作社林立，有的已经关门了。这里是一排排竹芭蓆、布帘和栅栏，卖甜酒的炉子通亮，小风箱又嗒嗒地响，使我觉得它每天都是如此的。这里有水果摊、馄饨馆。有工人夫妻和女技术员正在这里宵夜。

我回来时，同屋年轻人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怕惊醒了他。他到底是年轻人，不怕这个。

十月七日(星期日)

洛阳比北京气候大致相差一个月，晚上可以开窗子睡觉。今天天阴，只穿一件毛背心。

醒来，同屋的年轻人说，该吃早饭了，没有饭票他那里有。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不一会，他就什么都告诉我了。他本是湖南机械厂工人，现在调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当工长。他们正在成都建设新厂，他又被调到新厂去了。这次派他出来到兄弟厂交换设备，以此来互通有无。

我们一起进城。他发了一封挂号信之后，很想逛逛古迹，我自然也同意和他一起消磨这个星期天。如果到白马寺，火车不方便，于是决定到龙门石窟去。

在西关雇了一辆架子车。途中运煤运货车络绎不绝，去龙门的也多以架子车代步。

车夫是五一农庄合作社农民。家有十三亩地，一母一兄一嫂二姪。他出来搞副业，每次一星期，一天得一元二角钱，交合作社一半(交出一元记十二分)，除吃用外，每月自己可以落下十几元钱，贴补零用。

先逛关帝庙。相传关公在此被俘，献出脑袋时，几乎把曹操吓

死。关公头颅埋葬于此，庙内古松苍然，有青龙刀一把，二人高，三人才扛得动。

龙门有历代石窟佛像，有唐僧看经寺，白居易墓，这里也是霸王别姬的地方。晚六时归。

十月八日

上午去市委办理去洛阳拖拉机厂的介绍信。这天市委书记李立同志在上海剧院传达中央“八大”精神。

继进城，逛北关，购书三本。又去市文联，正值他们开会，约以后再谈。

中午十二时回洛阳饭店，感冒越来越重了，休息了一会儿，持介绍信去拖拉机厂。

先到党委办公室，一人接过介绍信，又交给一位女同志。一会儿进来一位科长，科长看了信，说声很好，不以为意地看报去了。女同志把我介绍到招待所，科长认为可以。女同志打过电话，又告诉我招待所地址，这时科长又发话了：我看这位客人还是交给交际组办理吧！当我到交际组之后，交际组又告我关于住的地方，他们这里太拥挤，还是住到洛阳饭店吧！

我说，我可以住在洛阳饭店。关于工作问题，他要我到宣传科去谈。

宣传科金同志接待了我。他要我提出要求。我说，先了解一般情况，以后再说。

然后又介绍到保卫科，办理证件手续，特别是摄影采访证。保卫科的人刚来不久，准备给我开一张纸条，中苏友好报的记者刚交回六张用布印制的证件。这时另一人说，还是正式证件好，不然去了这里又去不了那里，找那个不方便干什么。

回来，我搬了房间，又入了伙。直到现在，仍然找不到段荃法和葛洛这两个人。一切都茫然。

夜二时，工棚失火，闹了半夜。

十月九日

仍不见葛洛，我和这里的记者站也接不上头。

上午去工会，谈了一般情况。

中午回来，订报纸二份。

小睡，阴天，感冒不好，头痛。

决定去找记者。新工地都是记者蜂涌而至，找到他们，我也像是找到家了。到了7—33楼，我找南丁同志，说不在。有人说洛阳日报记者有五个，河南日报记者有两个。告诉我他们说住在10号楼和12号楼。我到了二楼，一个门锁了，另一个门里没有人。我到了9—4楼跟前，众人正在钉箱子，门口牌子上写着中心试验室，其中一人说，倒是有个特派记者住在9—5楼。我到了9—5楼，他们也在做木匠活。我终于在三楼找到了南丁。

南丁房子里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一双大黑皮靴和一只岩石烟灰盆。烟灰盆之大，恐怕房间里那个铁床也没有它重。

二人谈得比较投入。他说：这里和在大城市差不多，找人谈话，头几次谈不出什么。

他又说：如果在农村，找个会计谈谈，他会联系很多人和很多事……

他告诉我他来之后只写了两篇通讯。他又说：比如对这家属宿舍，天下雨了，一个穿格子衣的女人出来抢柴禾，你能去找她谈吗？我倒是想写我的舅舅，这又要回老家去……

临走，我问这栋楼住多少户。他说：我一家也不认识。

十月十日

按约定时间，找到宣传部李部长，给了我十份文字材料。李部长谈到这里人员流动性大，经费又不足。每月只几百元，只够买个篮球什么的。黑板报办不起来，原因是买不到黑板，连椅子也得到武汉订货。门口红榜上没有像片，你知道为什么？放大一张照片非要一个月不可。

他是由六五二厂实习回来的。如果他是从农村来的，一定以为这里够好的了。

走进两个人借纸，说是写标语，因为明天机修车间开工。以后又来借笔，但部长说笔“十一”就用完了。

约定明天上午一起下厂参加开工典礼。

下午去市委，又去文物部门，人都学习去了。因感冒身体有些受不住，没吃晚饭。

晚上去了李家村。菜地之间有不少泥筑小屋，又是长方檐，颇似燕子窝。此时正是吃晚饭时间，小桌子，大饭碗，似乎大饭碗比小桌子还大。纸门里看得见印花床单。泥地里红领巾在滚地环。这是建筑工人之家。

同屋住的年轻人孙义华明天要走。他今天签了合同，他用各种机床换了六台磨床，双方都感到满意。为了托运，洛阳站要不到车皮，只好打零担了。

读工会材料。在节约运动中仓库不留存货，一大批物资都调拨出去了。今天修建俱乐部的经费拨下来了，但仓库里连一点洋灰和钢筋都没有。

十月十一日

抽屉里有一把扫帚，我把它扔在墙角里。服务员来说，这是扫床用的不是扫地的，我又把它放回抽屉里。

八时半(八时半以前是学习时间)到工会，又说开工典礼改在明天了。

来了几天还未下厂，还未走出工会一步，口袋里还有两封介绍信，没有交出去，也不知将来收获如何？心想还是先去文物部门吧！

到市委开介绍信，一封给安装公司，一封给城市建设委员会，一封给考古工作队。

原来考古工作队有两个队。第一队设在郑州，面对全省；第二队驻在洛阳。

全国有四个重点古物区，它们是西安、郑州、开封和洛阳。

三门峡倒是科学院突击的重点。因为古生物淹入库区之后就没有办法了。他们都有专业任务，可是第二队还要直接配合工厂基建任务，此外连公路和合作社的水利也包括在内。

考古队路队长被有色金属加工厂找去了。因为这个厂压了五

城公园一个角，如果真是如此，加工厂非得搬迁不可。

谈话时，一个人进来说他们工地上六七米深处有一古墓，等待处理。路队长答应下午去。我向路队长提出四个要求：一、谈一般情况；二、采访几个人；三、参观古文物；四、参加一个挖墓工程。这样，我先在这里打下第一个楔子，心中十分兴奋。

下午进厂，原来二点半才上班，院子里有人打篮球，我也晒了一会儿太阳，精神变得懒散起来了。

我到生产准备处，他们星期一上午向部汇报，约我参加。因我提出了人物专访问题，需要找干部处和别的处。他们给我写了干部处、技术教育处、劳资处三个处的介绍信。

我到了干部处，又介绍我到出国组、干部实习组、工人教育组等。我的采访名单算是开列出来了，大致如下：

建设委员会——考古工作队（参观、实习）（工厂基建挖墓队，唐屯村）——干部培训（出国、国内）——工人培训（自训、实习）——供应方面（人员调拨）等。

晚饭后，又到李家村。我把李家村当做城乡结合处，它代表农村的变化，也正映出了工厂工地的变化。我到北街，直接找到乡主席。

乡主席三十岁，他吃饭的方式是先吃干馍，再吃泡馍，大概是干馍充实，泡馍又会带来饱的感觉。他的声音低沉，谈话中间只笑过两次，又是只嘿嘿地默笑。他谈到工人家属也闹纠纷，又谈到在村里对建厂思想有抵触，工作组下来才解决了。全村五百多亩地，现在只剩下一百多亩。卖出去的土地大半建了工人宿舍。他本人卖了二十几亩，钱存在银行里。将来如果迁移，就把钱带到合作社入股（一亩地卖价一百元以上）。现有二十几人在工厂作工，有三十几人在工地当临时工。临时工工资每天一元二角五分。他这样说：“合作社当然好，收成多。眼下打零工，也有了活钱使唤。”晚上，他们也学习“八大”文件，每个星期学习两次。

晚九时，全村基本熄灯。

十月十二日

八时半去车间，参加十二台机开工庆祝大会。有车间支书、苏联专家讲话。会后，工人分发新的工作服和毛巾。

车间厂房朴实、大方。北面是动力，南面是主要车间，西边是木工车间。地下管道上，可走小汽车。唐屯已迁走，现在是工区的工棚。俱乐部将来修在绿化区内。

顺着大路是一条开通的河道。河道上架一竹桥。这里竹器得到广泛使用，食堂内用的也是竹床般的竹桌，连工棚的檩子椽子也都用竹杆代替。

二时半准备再下厂，但文物工作队约我前去。五时归。

十月十三日

上午到干部处出国组和培训组谈情况，又去工人培训组。

午间南丁和吉学儒来。

下午去供应处，约以后谈采购、计划、找型砂等各方面的情况。

归遇省文联陈天泽，他说葛洛不久会来，来后可以一起浏览名胜。陈说他星期一也搬到招待所来。至此，已与省各方面接上了头，以后的活动可以按步就班地进行了。

晚在厂部看电影，还有舞会。

十月十四日

今天星期日，照例两顿饭。农民早已习惯了，城里人当然也没有话说。

上午和自训班的四人谈话。第一人是农村小伙子，恐怕再过十年还脱不了农民气。两个女的，一个不多说话，处处像防备坏男人那样，后来知道她是小组长。这里说话爱用“老”字，爱说老子、老大、老好。我问组里同志脾气不一样，能弄在一起吗？她答：咋弄不在一起，老一样咧！我又发现这里人为了省事，用字简单，从来说话不费周折。

院里拖拉机厂和洛阳中学赛球，看的人真不少。

晚饭后到文化宫。一场乒乓球赛，一盘军棋赛，军棋旁边很多人。一个下棋人歪戴帽子，用尽计谋还是输了。

我看完苏联画展，又走进红星剧院。

十月十五日

上午到供应处找型砂组谈。孟组长让我先看材料。一个姓钟的也把材料准备好了，他说：“看吧，全在里面。”又说：“凡是记者来，都是这样的。”我无心翻看材料，总想找人谈话才好。后来孟组长找来一个人，他是矿山厂的，也来此搞型砂调查。一会，科长又来了，那个姓钟的忙着画表格，科长又在等长途电话。旁边一人对我说请我到对过房间谈，我知道我妨碍他们了。后来我又找孟组长谈，他精明诚恳，事实上坡头的型砂就是他发现的。

到宣传部借到一些慰问信件，一份工作通讯和报纸。

葛洛到底来了。他比我先从北京出发，他家乡在河南，先回家一次，又到新近开工的三门峡大坝工地一次。他对工厂采访和写作抱着谨慎态度，但他劝我无论如何也该到三门峡看看……

十月十六日

葛洛办手续时，已和苏部长约定今天谈情况，但又来电话说今天还有个汇报会，只能先听汇报会再谈情况。

中午，葛洛说，他下午不来了，他不想长住下去，下午他想读读厂报。

晚培训组来人，使我感动。但葛洛积极不起来。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盼三个月假期不容易，要想三个月内有所收获又谈何容易。

他又谈起三门峡，不觉使我心动。他说到那里的局长和工程师。他说那样一个大水库，明年二月动工，要迁移户口，要砍伐森林，为了卫生还要挖掉库底所有的树根。接着他又谈起他的家乡。他谈到同行的女县长，又谈到他的早恋……他心情烦躁，以为留在家乡采访生活最好，或在三门峡也好，到了拖拉机厂，总觉得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我说：我们从地下汉墓开始不是也很好吗？

果然我心动了。我实在想到三门峡去。

十月十七日

上午参观全厂。

装配车间正在施工，在吊柱子。十二台机床其中牛头刨因水平不对在返工。又看了唐屯遗址^①。最后到木工车间。

又到干部处约人谈话，秘书说主任进城听报告去了。为了安排下午日程到工人培训组，组长正在印毕业证书，他说我准备谈话的同志都已分配工作了。那么，我只好到新工作岗位上去找他们了。

此时大家正在吃午饭，谁也不知道下午有无活动。我又去工会，他们也听报告去了。

归来我同葛洛谈了这些情况，他说：咱们今天下午爽神去理发洗澡吧！

十月十八日

今天洛阳市委书记李立同志约我们谈话。

在办公室看见他，他仿佛还处于《四十八天》^②之中，胡子老长，面庞宽阔，两只眼睛如同藏在树林之中的两盏灯。

王副书记也来了，他是一个白胖高大的人，声音与总理相似，颞音颇重。

李书记介绍了建设远景。明天他要到省委听“八大”传达，半个月才回。

十时到文物工作队，上午由姜若是谈，下午由郭文宣谈，然后参观陈列室和一座汉墓。

上午有一位法国考古学家来此。与郭文宣谈话时，他又接到电话去车站接外宾。

汉墓在润河西岸王城公园后面，这是修筑公路时发现的。在断壁上开了一个甬道，又开了两个窗眼。甬道有十余米长，先开门流通空气，再燃腊烛进去，闻到一股既清新又浓重的黄土气息。

① 唐屯是附近一个古老大村子，因工地建设需要，又重新建设了一个新唐屯。

② 李立同志是《四十八天》的作者。

墓室砖砌，如再高一些和陕北地主窑洞差不多。一切都是死人沿袭了活人的格局，有正室外室侧室和厨房，还有车房和仓库。有的仅存骨骼，凭铜镜和粉盒分出男女。陪葬物之中，炉灶是实物，犹存一马嚼口。

大门二门都是石门。砖是标准的 25 比 125，重六斤。有子母砖、花纹砖、空心砖。

这时外面喊起来了，都想进来看看。其中一个女同志是文化部的，姜队长让他们进来了。他们也是考古的，文化部和我们是同行，于是活人和死人在死人洞里见面了。

十月十九日

正要去木工车间，来电话说城建委约我们谈话。有高张二位主任谈，又读了两份材料。

葛洛对此发生了兴趣。葛洛决定去城建委，我也决定下星期搬到厂招待所去。

十月二十日 阴

由干部处介绍到中央试验室，去后告我今天有工作，约下星期一再去谈。

又去技术处计量室找左文芳同志，谈后又去工人培训组找一个老工人典型，见面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叫严仁凤，二十岁，四级工。约定下午四时听她的报告，因她要在处里召开的交流会上谈学习经验。

葛洛上午写了一篇小品文，大意是乡里每周逢六进行婚姻登记，可巧前一天区上开会，那个办事员留在城里看电影“天仙配”，忘记了还有活人等他登记，剧情使他感动，他又多么同情那对牛郎和织女呀！乡里来了不少登记的牛郎织女，因办事员不在吵开了。本来他们对逢六登记就不满，现在就更着急了。一个男青年不出头，女的倒利落抢着说：“我们四五十里跑来，本来登记一下就回去，现在可好……”下半句她没说。倒是一个打离婚的接着说：“你看你的天仙配，我们吵得你死我活，连一天也不能等了。”那个女的又接过去说：“我和你一样，我们结婚连一天也不能等了……”大家

一阵哄笑。

十月二十一日 晴

七时半进城。先到文联借两辆自行车，去安乐窝合作社去看吉学霈，他由省里下来在那里深入生活。

这是一个三百户近七千人的大合作社，脱产干部十四人，上面派来三人。麦收劳动日一元二角，秋收每日一元五角，预计全年劳动日值二元。到地里看了拖拉机犁地，又参观了砖场。

这里风景如画，有古诗味道。据说“一去二三里”的诗句就是描写这里的。附近真有个烟村四五家，由安乐窝去那里只一二里路。附近还有个什么阁，故云亭台六七座。至于八九十枝花，是说归来在洛河边上看见有八九个洗衣裳的姑娘。风景这里独好。

中午饭桌上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蔬菜，吉学霈说：过两年再来，饭后就会端上水果来了，因为今年他们种了一个大苹果园。

十月二十二日

开了一大批采访名单。与葛洛先去党委，苏部长扼要谈了几点：一、如何进行选厂地址工作的；二、十分注意挖墓工作；三、唐屯搬迁及建新唐屯情况；四、解决型砂问题，因拖拉机厂多是翻砂铸造工作，型砂所用不多，但不可少。

下午葛洛搬到城建委，我一个人到厂部。

在厂部，一、葛小平开工资会去了，不遇。

二、到出国组，开了陈殿华五人介绍信。

三、正值装配车吊房梁，摄影几张。

四、找到生产供应处孟兆澄，正在开会，约在晚上谈。

五、又到培训组开介绍信，特别是铸钢车间，因我将来可能下这个车间。

六、约严仁义谈实习心得，并谈入党的思想转变过程。

七、很想晚上再找一人，来补下午的空缺。敲了生产供应处的门，孟兆澄正在发言，只好退出来。

晚饭后去李家屯修理皮鞋，上次要一元七角，这次一元二角也行了。

十月二十三日

准备搬到文联去住，早上收拾行装。

上午到中央试验室，谈了一般情况，又参观了各种仪器。

下午就不灵了，多数人不在，有的又在开会。

夜间摘录材料。

十月二十四日

整个楼上没有厕所，奇怪。

到铸钢车间又到冶金处，都为了约人谈话。知基建处仍在开会，故未去。

到型砂组找到胡兴恕，谈了工作中两个故事，甚佳。本来约好了下午是型砂组的老谢，他也听报告去了。

晚摘录厂报。

十月二十五日

早八时找型砂组谢鹏谈，无所得。

又去铸钢车间，这个车间由苏联专家设计，工地大，基础复杂。今天非常冷。

一〇一工地有两座古墓。其一空无一物，另一由上面刨开。以前看汉墓，都由坑道进去在里面看，现在是从上往下看，但还未全部刨开，汉墓在八九米地下，刨开的面积将很大。

晚上王天铎和葛洛来了。王对我们很关照。他说李立同志嘱他，我们这两个人，走了一个都由他负责。他说他家的保姆，到了郑州，她问这是洛阳吗？不，还有前边，她叹了一口气。她原以为洛阳要比郑州好一些，可是到洛阳一看，还不如郑州。她常给家写信，又想回家。后来洛阳变了，修了大楼，她也变了，不再给家写信了。

十月二十六日

陈仇正在恋爱，二人一同去看穆桂英挂帅。二人也一同去听报告，女的主动，所以陈仇说：女的找男的，稳操胜券。头天她来找，第二天又来找，有人羞她：你来找谁？她说：我找陈仇。她虽泼辣，也禁不住脸红。有一次她买了两块糖，有人问怎么只买两块？她说：我和他两个人，他一块我一块。又问：你们结婚总得请糖吃